

深圳崙的外婆

劉文超
撰

深圳崙的外婆

劉文超 撰





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深圳崙」就與外婆劃上等號，因為小時候非常喜歡，甚至迷戀的外婆家就在「深圳崙」。一直到現在我還弄不清楚以「深圳崙」為地名的含意，只知道她是一個位於雲嘉南平原上的典型小鄉村，小得連一些地圖都找不到她的芳蹤；面積雖小，但因那裡藏有我個人無憂無慮、儉樸純真的歡樂童年歲月，所以儘管已邁入「知天命」的年紀，那裡的一草一木與生活點滴仍常在我腦海中縈繞、翻滾。

外婆家自然是以外婆為中心，外婆（郭朱娶治女士）今年高齡九十九，算起來可是比我們的國家——中華民國還資深。外婆出生於一個大家庭，兄弟姊妹人數眾多（大約有十個），我至今仍不清楚所有的相關親戚關係，所以我們這些晚輩先天上就存在一張綿密、複雜的親屬網路中。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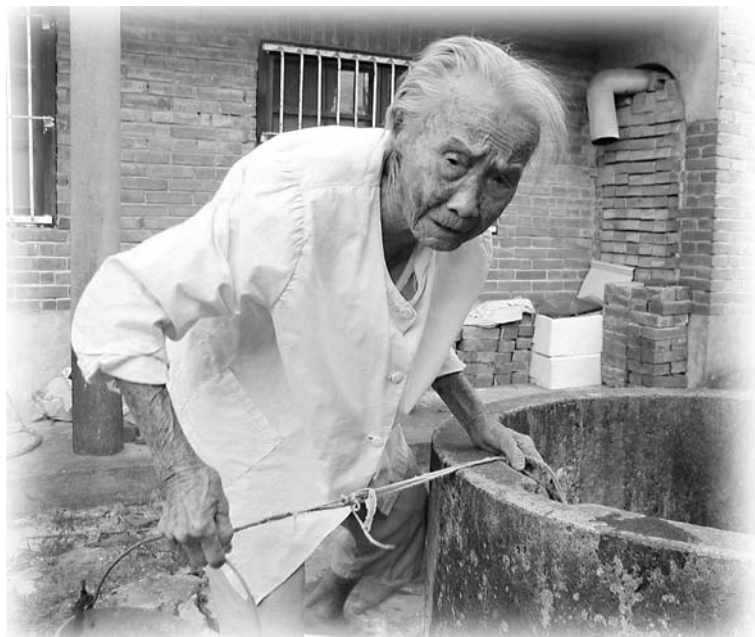


叫累，我只知道外婆是一個動作敏捷、不停工作的「超級工作狂」，似乎工作就是她的人生目標。

於外公很早就去世（那時我才只有五歲），外婆在年輕時就已一肩挑起養兒育女、維持家計的重擔。這在四十年代的台灣農村社會，實在是一件沈重、辛苦的挑戰，何況是對一個隻單形弱的女人，其間的艱辛與困頓更非局外人所能體會。可是在我的記憶中，我從未聽過外婆喊苦

外婆是個感情豐富且具有堅強毅力的傳統女性，待人謙和有禮、進退有序，多年來環境帶給她的困苦與磨練，讓她累積了不可思議的智慧、眼光及格局。儘管小時候常聽外婆笑說：「像你母親這樣的讀書方式，只能算是在讀飯包的！」我卻也常聽到母親很自豪的昭告：「她是整個「深圳崙」村子裏唯一讀書到中學畢業的女性！」在環境

普遍貧窮的民國三十年代，一般鄉村小孩即使是男性，頂多也是唸完小學，即回家務農幫忙家計。女性能夠順利升學者，實在是像鳳毛麟角般的稀少。母親能得此優惠待遇，完全是得利於外婆所堅持的信念與她常掛在嘴邊的那句名言：「我寧可每天只吃一頓飯，也要讓我的小孩去讀書！」真是簡短有力的言詞，更是震撼人心的宣示。聽說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外婆與長輩們如曾祖父、母們爭執甚久，理由很簡單，在鄉村多一個人上學讀書，就少了一份務農的勞動力，自然對完全依賴務農所得的家庭經濟，就會益加地陷入捉襟見肘的窘境。外婆以一弱女子為活化與鋪陳子女前途，慨然挺身而出，與周圍環境周旋奮鬥、努力不息，幾十年來她在物質與精神生活上所受的苦難與折磨，實在令人感動與不勝欷歔。我常感到奇怪不解的是，外婆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為何她能獨具



「遠見」地重視子女教育？其實她重視教育的程度，不僅限於子女輩而已，在我們這些孫子輩中，她最重視的事情還是教育。或許在外婆那個年代中，也有不少長輩也很重視子女教育，但我還沒遇過一個像外婆這種民前人物，能對堅持子女教育發揮類似的毅力與韌性。我想外婆那種「即使每天只吃一頓飯，也要想盡辦法讓子女受教育」的精神，將永遠烙印在我們的心田深處。



外婆是一個慈祥溫和的長者，她很喜歡講故事，我也很喜歡靜靜地坐在她身旁，聽她如數家珍般的陳述她的人生閱歷，外婆的記憶力奇佳，在她尚未腦力退化前（約九十歲之前），她能將七、八十年來的生活際遇、點滴，鉅細靡遺地像一部中國二十五史般地娓娓道來，而且條理分明、層次清晰；外婆往往一開講就是好幾個小時，使我聽得如癡如醉。母親常說她小時候，外婆要求很嚴格，尤其是對她這個唯一的女兒，更是嚴加管教，可說是時時叨唸、處處限制，讓她覺得很不自由與

舒適。可能是「隔代教養」的差異，我對外婆的感覺倒是與母親截然不同，我從沒感受到外婆的疾言厲色，有的只是滿滿的溫馨、耐心與慈祥，滋潤我的童年心靈。

小時候最喜歡聽母親說：「要準備回外婆家了！」因為那代表著我們這些在都市長大的小毛頭，即將又有一段不短的「鄉村假期」。我們幾乎都是從台中搭乘鐵路局普通車回斗六，這種普通車俗稱「慢車」，就是沿途無論是大、小車站皆會停靠的速度特慢火車，一趟台中到斗六之旅程至少花費二個半小時；時間雖久，我們這些小孩子卻很高興，一來可免去惱人的功課、作業，二來母親為了解決我們的飢腸轆轆，會先在上車前購買一條土司讓我們解饞。雖然只是一條白土司，可是在物質環境普遍不充裕的年代中，那對我們的誘惑肯定是超過現今之「麥當勞」或牛排大餐。直到現在，我仍常常懷念與弟弟、妹妹爭搶那條白土司的手足歡樂之情。



外婆家是一座台灣鄉村典型的三合院式建築，中間包圍著一塊水泥地當曬穀場。通常一抵達外婆家後，我和弟弟就會迫不及待地換上家居服，頭頂斗笠、手持釣竿，衝向那綿延不斷、阡陌交錯的田野去釣青蛙，在我的印象中，位於雲嘉南平原的外婆家，幾乎都是豔陽高照的好天氣；因此，經過一段外婆家假期的洗禮後，我們的皮膚總會被曬得比巧克力還黑亮，儘管如此，我們對這項田野活動還是樂此不疲、百玩不膩。長大以後，我才瞭解，小時候常常全家人（除父親留在台中工作外）回外婆家，往往一住就是一整個暑假，除了外婆喜歡孫子輩的因素外，主要也是在幫當時經濟狀況略顯窘迫的父親減輕負擔，外婆這種愛屋及烏的胸襟，以及不顯山不露水的作法，常常令我銘感五中。其實當時外

婆自己本身的經濟條件也不寬裕，務農人家唯一的收入就是來自終年辛勤耕作所收穫的稻穀，無論從哪一時期的眼光來衡量，稻農的收入都只能算是勉強餬口的水準，可是外婆完全無視經濟的額外負擔與壓力，每年都會張開雙臂，歡迎我們這群定期報到且白吃白喝的不速之客。也由於童年時期這些美麗、快樂的點點滴滴，使我對「深圳崙」村與

外婆一直有著濃厚的感情。



外婆生有五名子女，除了長子早逝外，母親位列長女，下面依序有大舅、二舅、及三舅。母親外型標緻秀氣，個性直率爽朗，這兩項都得到外婆的遺傳。小時候常聽母親自豪其年輕時是有名的「斗六家職之花」，追求者如過江之鯽，後來經由我仔細的觀察外婆那細緻漂亮的五官與袖珍之身材後，終於恍然大悟，原來母親的容貌是來自外婆美人胚子的加持。另外，母親與外婆間之對話，常常令

人為之絕倒，她們具有共同的思維與價值觀，就算對某些事物看法歧異，而引起不同程度之爭執與辯論，可是只要經由充分之溝通後，她們卻又可得到相同的結論而歡喜收場。有時真令人看得瞠目結舌，驚訝不已！以科學或工程師眼光來看，應該是她們二人具有相同的本徵頻率，經過震動、激盪之過程，就容易引起彼此之共鳴吧！

大舅是個勤儉方正的公務人員，一生清廉自持、守正不阿，對外婆之孝順更是令人動容。大舅自從「台中高工」畢業後，就進入位於台中的台灣汽車客運公司（前身為台灣省公路局）服務，一待超過四十餘年，直到退休，真是鞠躬盡瘁，有始有終。雖然工作地點在台中，可是大舅幾乎每個週末都會回斗六幫外婆「做牛做馬」。在我國小六年級時，曾經有一個週六中午，大舅帶我坐公路局「金馬號」回斗六，我記得那次是在省公路旁的「埤口」站下車，然後一路步行約一個小時回到外婆家——「深圳崙」。當到達外婆家後，我早已累得只想休息與嬉戲，可是大舅卻在見過外婆，稍事寒暄之後，即將衣服換掉，改穿一身粗布短褲，頭頂斗笠，肩扛鋤頭，往那一片望而無際的稻田前進，在炎炎烈日下揮汗耕

作，直到日落時分，大舅才拖著一身疲憊回外婆家晚餐。隔天星期日，大舅照樣是辛勤「種田」一天，到傍晚時才沖洗全身，然後帶我循原路坐「金馬號」回台中。當時我只回去玩兩天，就覺得渾身疲倦，真不知大舅數十年來，幾乎每週不辭辛勞的回「深圳崙」幫外婆務農、打雜，這份內蘊堅強毅力的孝心是如何達到的？我除了敬佩之外，實難以言語形容。另外，無論如何忙碌，每年除夕夜前，大舅一定會趕回「深圳崙」陪外婆守歲過年，他對外婆的孝順總是不露痕跡的表現在生活的點點滴滴與細細微微的事物上，這種精神真是值得我們晚輩效法與學習！大舅的勤儉也跟外婆如出一轍，除了日常生活之節儉外，大舅已近古稀之年，尚未有出國觀光旅行之記錄，其實不只國外旅行，連國內旅遊之次數也是屈指可數。並非經費不足，而是內心深處那份勤儉庭訓，時時左右著大舅的思維與行動。大舅自己雖然節儉，可是對別人卻是慷慨大方，這點簡直又是外婆的翻版。尤其是他對母親的幫忙與照顧，常令我感動不已，由於大舅與母親皆家居台中，而我及弟弟平常都工作於外地，較少回家，家裡一些繁雜瑣事如置換燈管、修理水龍頭、馬桶等，只要母親開口一聲，大舅幾乎都是隨傳隨到地趕來幫忙，從無怨言。這一切我想除了姊弟情深之外，大舅

那種積極勤奮、樂觀助人的人生觀才是最主要的動力。



二舅天資聰穎、勤奮認真，從小就是功課頂尖突出的模範生，當他自「斗六高中」畢業後，以極優異成績考上東吳大學會計系時，真是轟動整個「深圳崙」村，在民國四十年



營事業公司之營運，可謂是任重道遠、舉國重視。而他在台電公司服務之期間內績效卓著，為台電公司創下空前驚人之營業利潤，並當選「全國十大傑出經理人」。以二舅個人之成

代時，全國不但大學生人數稀少，來自深鄉僻壤的子弟更是鳳毛麟角般的奇貨可居，而二舅是整個「深圳崙」村有史以來所出產的第一個大學生，外婆家族的風光與驕傲是可想而知，當然外婆內心的興奮亦是不言可喻。二舅自大學畢業後，進入台灣電力公司服務，憑著自己的努力與才華，從基層員工一步步往上晉升，經由股長、財務處長等職務之歷練後，最後升任台電公司之總經理；掌管、劈劃全國最大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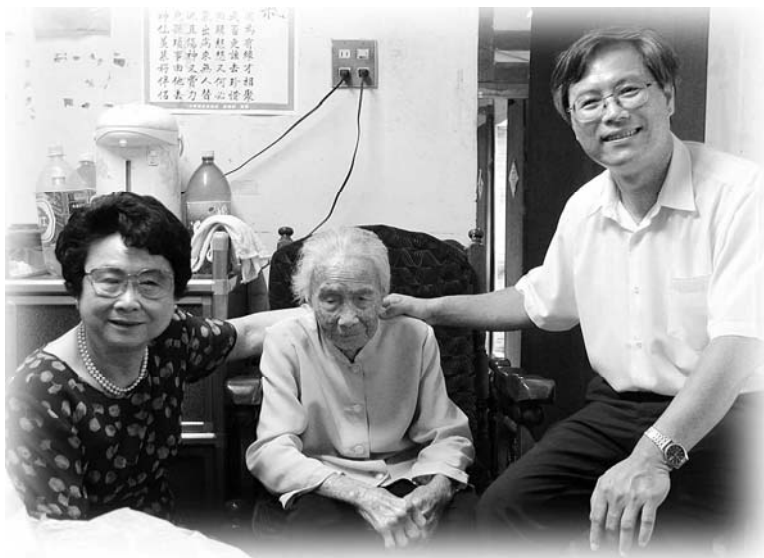


就，稱之為「深圳崙」之光，毫不為過。其實我從小就蠻怕二舅，總覺得他很嚴肅，不容易親近。可是等自己年紀漸大之後，我觀察到二舅是一個性情中人，雖然做事要求標準較高，對人確是一片熱誠、不藏心機。二舅對外婆之孝順也是有目共睹，平時固然住在台北，只要遇到一些重要節日（如外公忌日、清明節等），二舅總會想盡辦法趕回「深圳崙」以盡人子之孝道。至於平常生活、雜用之所需，二舅更是毫無吝惜的提供外婆，以滿足她的需要。小時候我曾親眼看到二舅帶著一把不鏽鋼菜刀回來給外婆使用，在那個時代，那種不鏽鋼菜刀已是類似奢侈品的少見高級貨，外婆用來得心應手，直到前幾年，我還在外婆的廚房中發現她的蹤跡，繼續默默且盡忠地執行切、砍、剁等職務。

三舅是位個性爽直、幽默風趣的長者，他全然不像大舅與二舅那種嚴肅、內

斂、不易接近的特質，相反地，自孩童時代開始，三舅的平易近人作風，往往最能吸引我們這些小毛頭與他玩笑、打鬧在一起。據母親說我在嬰兒時期回外婆家「長住」時，照顧我最多的人就是外婆與三舅。三舅喜歡聽音樂，小時候常常看到三舅把一個迷你式收音機放在口袋中，隨著他的鐵馬，悠揚的音樂散播在整個「深圳崙」村的田野、道路與人群中，這種「人未到音樂聲先到」的風格也形成三舅的註冊商標。在三個舅舅中，三舅是屬於較不喜歡讀書的那型人物，聽說也常因此而遭到外婆的「念經」，可是三舅的象棋與桌球功力，在我的周遭環境中，尚無人能出其右。據我所知，三舅的這兩項技藝在他於金門外島服兵役時，皆曾榮獲全師冠軍，其段數之高，可見一斑。三舅下象棋之特色為快、準、狠，很少長考耗時。每次我與他對奕，皆是兩三下就被收拾得清潔溜溜，豎子投降。另外，三舅家裡陳列的桌球獎盃簡直難以計數，從他服務的斗六公路局監理站到全市、縣之比賽，冠、亞軍如家常便飯般地垂手可得。三舅一直





是與外婆住在一起，即使是後來搬到新居，也是距離外婆老家不超過五分鐘之路程，可以說最直接照顧外婆的是三舅，多年來我不曾聽過三舅有任何之怨尤，其孝順之心，實亦令人感動。每次提到三舅，心中就會自然湧出親切與溫馨的感覺。

歷年來就我的觀察，發現母親與三位舅舅之間的姊弟情誼深厚，彼此相處融洽，她們的共同特點是有話直說，不拐彎抹角，不藏心機，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型人個性。

另外一項特點是他們對外婆的至情至性的孝順表現，儘管有時候會看到他們因觀點不同與外婆爭執某些事情，可是等到大勢一定，他們皆會很快地言歸於好，緊緊靠攏在在外婆身邊，重新扮演為人子女的角色，使外婆家永遠瀰漫著溫馨與快樂的氣氛，這也是外婆家一直很吸引我的重要因素。



外婆的熱心與好客，也是她得到許多人尊敬與喜愛的原因，外婆除了對自己「節省到類似刻薄的程度」外，她對所有親朋好友甚至是剛認識的人，總是慷慨大方，只要有人來家裡拜訪、寒暄，外婆都會在客人要回家時東張西羅，讓他（她）手中塞滿、提滿外婆家的特產——自己親種毫無農藥的各種蔬菜、水果。記得幾年前，我帶三、四位「成功大學」的同事好友回去拜訪外婆時，外婆那種興奮之情，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外婆一直很重視教育，在得知我這幾位朋友都屬於「博士級」的高知識份子時，外婆還特別慎重的準備豐富之水果等祭品，親自帶我們到村裡的兩座精神堡壘——關帝廟及老爺廟去上香、拜拜，外婆一一垂詢我那些好友們的姓名、年齡等資料，然後虔誠地向眾神明默唸，逐一請求眾神明保佑他們身體健康、平安、事業順利，這些出乎內心的熱忱舉動，讓我那些好友們對素未謀面的外婆感激不已，至今提及此事，他們仍然感到無比之溫馨與津津樂道。

從小我就很喜歡外婆所烹調的那種充滿鄉村風味的料理，尤其是那兩道外婆的拿手絕活——紅燒肉與菜頭粿（蘿蔔糕）。紅燒肉基本上是以「丸莊」或「萬家香」醬油滷製五花肉而成，雖然是一道人人耳熟能詳的家常菜，可是經過外婆的妙手調製後，此紅燒肉呈現肥、瘦適中，層次分明，令人望而垂涎欲滴，食慾大開。小時候在外婆家「長住」時，幾乎每天都能吃到此道佳餚美味，而且百吃不膩。至於「菜頭粿」，那更是外婆的獨門絕藝。我始終搞不清楚，外婆是如何從那看起來毫不起眼的一般竹、木料所製成之蒸籠中，變出這種令我至今回味無窮的美食。外婆所蒸製的「菜頭粿」外皮軟、硬適中，觸摸起來有如軟玉般之滑潔，裡面則是看得見蘿蔔絲的柔嫩內餡，一口咬下，除了入嘴即溶的快感外，更有齒頰留香的高級享受；套一句不過份的讚辭來形容外婆所作的「菜頭粿」，真是「外裹凝脂玉，內蘊豆腐心」。我最喜歡請外婆或母親煎「菜頭粿」來大快朵頤一番，當一盤外皮有如「金鑲白玉板」



的「菜頭粿」端上桌時，保證不出三、五分鐘，就被我們幾個小孩如蝗蟲過境或風捲殘雲般地一掃而空，涓滴不剩。唯一比較遺憾的是要吃到這道美食的機會不多，只有在過年、過節時，我們才有機會品嚐。另一件事至今仍讓我不解的是，早年每年春節時，外婆總會蒸出好幾蒸籠的「菜頭粿」，送給親友們分享。在我看來那些「菜頭粿」成品都是一樣的高品質，其「良率」之高，令人咋舌。以我學科學的眼光來看，早期外婆以蒸籠蒸「菜頭粿」時，她所使用的是相當原始，必須以手搨風助燃的火爐，也就是俗稱為「灶」的東西。其燃料並非瓦斯、木炭，而是稻穀收割後殘餘的稻桿、葉、樹枝等不規則雜物，在蒸煮過程中各種燃燒參數如搨風力道、燃料、溫度、時間等要如何拿捏到一個理想值，才能得到品質齊一的產品？我想除了多年的經驗累積外，絕無其他捷徑可循，因此，每片「菜頭粿」其實都是外婆多年來辛勤的心血結晶。由於從小就喜歡吃「菜





頭粿」，長大後在外地求學、工作，若有機會在不同餐廳、飲食店用膳時，我都刻意點他們的蘿蔔糕來品嚐比較，至今超過三十年，無論大自圓山飯店的精緻美食，或小至一般茶樓、自助餐廳，從無一樣蘿蔔糕能與外婆所製「外裹凝脂玉，內蘊豆腐心」的「菜頭粿」可相比擬。可惜這幾年來，外婆年事漸高，久已不碰廚房工作，這種人間美味，也只能常駐我的腦海中，慢慢咀嚼與回味。

外婆家四周幾乎被稻田和菜圃所圍繞，由於稻作需要充足之水分，因此，每戶農家都需要按照一份排班表所列之時間，自特定之溝渠引水灌溉，俗稱「潑水」。記得在國小五年級之暑假回外婆家「長住」時，有一天夜晚，正在酣睡中的

我突然被一道刺眼的強光所驚醒，我睡眼惺忪地揉著眼皮一望，居然是外婆正拿著手電筒照著我，並以親切的口氣說：「現在輪到我們潑水了，你陪外婆一起去工作吧！」我從床上一躍而下，順便看了一下手錶，老天！錶針指在凌晨一點的位置，我忙亂地穿上外套、拖鞋，跟在外婆後面，亦步亦趨地走向那片伸手不見五指的田園；天上雲重星稀，腳下田埂卻如羊腸鳥道般的狹窄崎嶇，我忐忑不安且小心翼翼的隨著外婆前進，深怕一不小心遭到蛇吻或掉入旁邊的稻田中，一股夾雜著泥土、秧苗、雜草等蒸發熱氣的濃濃怪味，不停地嗆鼻而入，遠方則傳來陣陣蟲鳴與犬吠聲，這是我第一次深深感覺到作息（種田）人真是辛苦、歹命。可是外婆卻像若無其事且熟悉、俐落地完成「潑水」工作後，一路上又踩著輕盈的步伐回家就寢。可見這件相當辛苦、勞累之工作，對她已如家常便飯般的習慣。早期的外婆家就像一般的鄉村農家，除了親人聚居外，也利用四周空地飼養了不少的雞、鴨、鵝、火雞及毛豬，以增加棉薄之收入。由於這些伙伴地加入，外婆的生活、工作腳步總是那麼地迅速敏捷。印象中，外婆幾乎都是從早上起床一直忙碌到晚上就寢，現在想起來，外婆以一弱小女子肩負全部家計重擔，除了要養活所有的人外，也要撥空照顧那些牲畜，

每天固定的洗衣、煮飯、下田、清掃、餵豬、雞、鴨等繁瑣工作纏身，難怪外婆總是顯得



時間不夠用而行色匆匆。數十年來，我從未聽到外婆因工作而喊苦叫累，只有當她風濕痛發作時，在睡夢中發出的呻吟聲，才會讓人體會到外婆這種「女鐵人」的辛酸。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在農家，地瓜葉（蕃薯葉）是用來餵豬的不值錢作物，那時候田邊、水溝旁到處可見這種

沒人要吃的「低賤」植物，沒想到物換星移，曾幾何時，地瓜葉已爬升至高檔餐廳的名菜，而且價格不菲，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世事難料！

外婆雖是一輩子生活在「深圳崙」村的鄉下，但是她的中心主體思想卻是重視教育，外婆對教育的堅持與執著，遠超過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程度，她既能為了孩子的教育費用而勒緊



褲帶，每天只吃一餐飯，也能為了激勵晚輩繼續升學而放下身段，懇求鄰村小孩與三舅一



起去就讀「刺桐農校」。只要有利於後代教育的事，她無不積極參與，全力支持。不止孩子輩，甚至孫子、曾孫子輩的教育，她一樣關心。只要這些孫子、曾孫子們在學業上出現較好的表現，如考上理想高中、大學時，她都毫不吝惜的提供大紅包獎勵，並勸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常默想為何外婆如此重視教育？心中勉強所能拼湊的答案或許是外婆不願後代子孫繼續務農的辛苦生活，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除了靠教育翻身外，幾乎很難變更那種世代務農的宿命。因此，她以超越常人的眼光及毅力來徹底執行她的「教育至上」政策，寧可犧牲自己，也

要奠定後代希望的基石。她的辛苦沒有白費，不止孩子輩，甚至孫子、曾孫子輩們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訓練，一路發展順利，遍地開花，如今外婆膝下，早已是博士滿堂、俊秀環列。外婆固然心滿意足，我們這些做晚輩的更應該飲水思源，誠摯地感謝外婆的慧眼睿智

與犧牲奉獻。

向晚時刻，我佇立在外婆家田邊的道路上，望著逐漸西落的夕陽已變成一顆又大又圓的「紅鴨蛋」，涼風習來，令人通體舒暢。幾十年來的進步與變化，「深圳崙」村已非昔日的偏僻小農村，與台灣其他鄉鎮一樣，原來略嫌窄小的黃土路已變成寬廣筆直的柏油路，低矮的農舍也逐漸翻建成一幢幢

看起來與周圍田園風光不甚協調的高樓洋房；物質建設正在朝現代化的方向迅速前進，可是我的內心卻有著說不出來的惆悵與失落。幸好外婆家仍充滿著我那熟悉的回憶如：廚房中那座古樸的黑木櫥櫃、屋後那口古井、關帝廟與老爺廟的拜拜、「江溝」嬉水、小河撈魚、蛤蜊、田野撿拾蕃薯、釣青蛙：等，這些點滴的交織，常使我沈醉在往日的歡樂時空座標系統中，久久不能忘懷。更重要的是，這裡的空氣中瀰漫著外婆的親切與溫馨，因此，即使我長年在外地工作、生活，仍對「深圳崙」有著深深的歸屬感與眷戀。



今年深秋之際，氣候冷、熱無常，外婆不慎感染風寒，引發肺炎、肺積水等症狀，經送台大醫院斗六分院急救之後，由於外婆年事已高，病情不易控制，其間多次進出加護與呼吸病房，迄今已近一個月的時間。望著弱小身軀的外婆躺在病床上，在插管救治的痛苦折磨下，勇敢地與生命之神奮鬥、拔河，心中真是無限地沈重與不捨。我腦海中常常浮現出外婆日常生活的影像，除了勤儉持家，就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外婆一生完全沒有嚐到任何物質上的享受，套句母親常說的話：「外婆根本就是投胎來不停工作的郭家媳婦。」人海茫茫，大千世界之中，我還沒遇到像外婆這樣讓人崇敬又愛戴的長者。我想以外婆曾榮獲台灣省公路局及斗六鎮公所之模範母親獎狀內之讚辭「素嫻母教、訓子有方、敦親睦鄰、熱心公益、懿德昭著、閭里欽敬」等，方能彰顯外婆在我心目中之偉大程度。於此夜闌人靜之際，我虔誠且默默的祈求上蒼助我外婆一臂之力，讓她早日康復，重展歡顏！

丁亥年陽月

外孫文超記於府城

後記

經歷五十餘日與死神的艱苦周旋與拔河後，外婆在國曆十二月六日終於走完她辛苦、勞累的一生。在外婆住院的這段期間，每次我去探望她時，心中總是希望她能發揮韌性，咬緊牙根，撐過難關；但另一方面，卻又十分不捨她那高齡又孱弱的身軀遭受長期插管的痛苦折磨；兩股互為矛盾的意念不時在腦海中衝擊、交戰，更讓人感覺到無比的心焦慮亂，鎮日惴惴難安。如今，外婆已經從痛苦的醫療過程中解脫，但我心中卻仍有無限的悵惘與思念。外婆這一生除了吃苦就是勞累，若依佛家的輪迴之說，外婆這一輩子所受的苦難，早已償清所有前世的債業，她應可無罣無礙的走向另一段自在與美麗的新旅程。謹以此文獻給敬愛的 外婆，祝福她在遙遠的國度裡，一切平安、順利！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外孫文超補記於府城

本文之照片由長孫峰位提供



：但我還沒遇過一個像外婆
這種民前人物，能對堅持子
女教育發揮類似的毅力與韌
性。我想外婆那種「即使每
天只吃一頓飯，也要想盡辦
法讓子女受教育」的精神，
將永遠烙印在我們的心田深
處。：

